

敦煌學

第二十輯

敦煌學會編印

#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XX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Taiwan R. O. C. 1995

## 唐代敦煌僧醫考

鄭炳林 黨新玲

敦煌莫高窟出土文獻資料中有大量科技文獻資料，醫學文獻資料是其中主要部分，這些醫學文獻資料包括醫經十餘卷，針灸六卷、本草七卷和醫方三十餘卷，共五十餘卷。<sup>1</sup>其中很多醫經、醫方是經敦煌當地醫家特別是僧醫纂錄加工而成的一種實用性醫學手冊，很難確定它是那一種經方著作，所以，許多醫學文獻不能確切定名。這些醫學文獻資料保存於當時的寺院中並流傳下來，與唐五代敦煌醫家，特別是與敦煌僧醫的活動有密切關係。但是，目前從事敦煌醫學研究的學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醫學文書本身的考釋與研究上，很少注意到對敦煌醫家的研究，這不能說不是敦煌醫學研究中的不足。原因之一，是敦煌醫學文獻資料大部份首尾殘缺，沒有撰寫或抄寫題記，看不出它與敦煌醫家的直接關係；原因之二，是敦煌文獻浩繁紛雜無章，有關敦煌醫家的資料只鱗半爪，往往夾雜於其它敦煌文獻之中，從有關目錄上直接看不出來，查找相當困難。基於這種情況，筆者在對敦煌文書考查時，注意對這方面資料的收集。零拾鉤沉連綴成文，以彌補敦煌醫學研究之不足，俾益於中華醫學史之研究。

唐代敦煌有專門的醫學校培養醫學人才。伯二〇〇五號《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敦煌置學校有州學、縣學和醫學，“醫學，右在州學院內，於北牆別構房宇安置。”<sup>2</sup>吐蕃占領敦煌以後，正常的學校文化制度遭到破壞，學術文化從府轉向寺院，醫學也隨著文化的轉移進入寺院。本來做為僧人須具備五明，而五明之一就是醫明，到這時僧人的這種職責進一步加重。因此，在吐蕃統治時期的敦煌佛教教團中出現了許多以行醫為主的高僧，這種情況一直影響到歸義軍統治敦煌的前期。從敦煌文書的記載來看，晚唐敦煌所出有名的醫家皆為僧人，不見世俗醫家的記載。這雖然不能說明當時沒有世俗人從事醫學事業，

---

<sup>1</sup> 參趙健雄、蘇彥玲〈敦煌遺書醫學卷考析〉，《敦煌研究》，1991年4期。

<sup>2</sup> 錄文參拙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12月。

有一點可以說明，從醫人員中主要是敦煌各個寺院中的一些僧人，敦煌僧醫的活動對當時敦煌醫學事業的發展貢獻甚大。

敦煌文書中關於敦煌僧醫記載甚少，從文書中鉤稽出來的幾位，主要是晚唐時期的人物。

## 一、敦煌藥王索崇恩

崇恩，俗姓索，敦煌名僧。出身敦煌望姓索氏家族，祖籍鉅鹿郡。據《敦煌名族志》記載，索撫於漢武帝元鼎六年置河西四郡時徙居敦煌，在東居鉅鹿之北，故稱為北索；王莽天鳳三年索駿復西遷敦煌，駿在東居鉅鹿之南，故稱南索<sup>3</sup>。二索“莫知其長幼，咸累代官族”<sup>4</sup>。從東漢開始，索氏家族雄居敦煌，名人輩出，文化造詣很高，代表著敦煌最高文化水準。

索氏家族居官最多，史籍見載者有漢明帝時西域戊己校尉索頴，幽州刺史索稹；安帝時的西域長史索翊，敦煌長史索班；桓帝時的杜陵令索禎，駙馬都尉東平太守索德；還有貳師將軍索勵等。西晉時有司徒索靖，靖父北地太守索湛，子太尉索綝。十六國時期，索氏家族對五涼政局影響更大。前涼有伊吾都尉索孚，郡功曹索充，西郡太守索泮，蕩難將軍索商，司直索遐，徵事索振；北涼有右衛將軍索嗣；西涼有左內史索仙，牧府右司馬索承明，威遠將軍西平太守索川，廣武太守索慈，武興太守索術，時西涼高官二十一人，索氏占四分之一<sup>5</sup>。敦煌索氏家族官多勢大，雄據一方，故《晉書·索靖傳》稱“累世官族”，《十六國春秋輯補·前涼錄·索泮傳》稱之“世為冠族”。

敦煌索氏家族不僅官多，而且從事文化事業的文人學士也很多。索堪“舉孝廉明經，對策高第”，索翊“有文武才，明兵法”，索禎“好黃老，沉滲篤學”。西晉號稱“敦煌五龍”，三人出自索氏家族，而索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郡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繼張芝之法，以善草書知名，成為中

<sup>3</sup> 伯二六二五號《敦煌名族志》，錄文同註2。

<sup>4</sup> 同註3。

<sup>5</sup> 《晉書·張軌傳》、《晉書·李玄盛傳》、《晉書·索靖傳》，《十六國春秋輯補》之《前涼錄》、《北涼錄》、《西涼錄》、《後秦錄》等。

國古代著名的書法家。五子皆舉秀才。前涼索孚閑熟射法。索襲虛靖好學，“遊思於陰陽之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索統“少遊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鄉人從統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索綏舉孝廉秀才，爲前涼儒林祭酒，著《涼春秋》五十卷，《六夷頌》、《符命傳》十餘篇，“以著述之功，封平樂亭侯。”索充亦舉孝廉。索敞“爲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索泮亦“變節好學”。索棧“好學博文，姚萇甚器重之，委以機密，文章詔檄，皆棧之文也。”<sup>6</sup>索緯著有《隴西人物志》，建康太守索暉著有《涼書》<sup>7</sup>。索氏在文化上的表現一是任官多出身孝廉秀才，二是專門從事文化的人及其著述皆居敦煌各大姓之首。

隋唐敦煌索氏盛世不滅。隋有左金吾衛會州黃石府折衝都尉索奉珍<sup>8</sup>，吐蕃統治時有沙州城防使索清寧等<sup>9</sup>。

崇恩和尚出身於有這樣源遠流長文化傳統的敦煌著名大姓，對他的文化造詣的培養很有益。《索崇恩和尚脩功德記》稱其家族“任土□□，□□之租何限；積黃金以潤室，衣紫綬以盈門；雖事各有時，亦貴宜後代。”<sup>10</sup>這個記載與《敦煌名族志》、《索靖傳》、《索泮傳》相符，說明崇恩先世富有豪貴。據《沙州僧崇恩和尚遺囑》記載，到索崇恩時家景仍不減於前；文書記載崇恩給淨土寺、報恩寺、都司、惠朗、閻英達、吳三藏、翟僧統、梁僧政、尙書等遺贈的財物有土地、農具、牲畜、高級衣物、金銀器皿、宅舍等。這樣規模宏大的施捨遺贈，在敦煌文書中僅此一例。富裕而又有文化背景的家景爲他在醫學和佛學等方面的造詣創造了條件，他在這兩方面的成就與他生活的環境，受到的薰陶有很大關係。

<sup>6</sup> 同註5。

<sup>7</sup>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六，《史通·正史篇》。

<sup>8</sup> 伯四六四〇號《沙州釋門索法律窟銘》，錄文參拙著《敦煌碑銘讚輯釋》，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7月。

<sup>9</sup> 同註8。

<sup>10</sup> 伯四〇一〇、伯四六一五《索崇恩和尚修功德記》，錄文同註8。

《索崇恩和尚脩功德記》記載崇恩乃索靖之後，稱索靖“惠帝時敦煌賢達，臨池學書，翰墨無雙，對策第一，帝佳之，拜駙馬都尉、酒泉太守。天紀文明，卓然貽則；鴻飛衝翼，響日下而聯行；草聖騰芳，映華風而蓋代；圖成心鏡，法滄海而翻波；筆寫靈臺，樹長松於岳峙；千室之邑，焉有如斯者歟，千歲留蹤，但仰臨池之妙。”與《索靖傳》的記載相一致。

《功德記》記載索崇恩高皇祖索哲，曾任隋朝散大夫、大黃府校尉、守龍勒府折衝都尉。英勇善戰，以功改遷游擊將軍：“高皇祖哲，隨（隋）朝散大夫、〔大〕黃府校尉、守龍勒府長……倭人中，好勇達於神……選，先偏後伍，決勝……左驂，全制成於大壯……多功，典屬且封，終當侯服，校績改遷游擊將軍。悲夫，秋年強飯，未復追由，司錄牽神，永辭生路，葬於城西平〔河〕上原。森森松檟，當孟刺史□□□；□□高墳，處西涼王之壘□。□□□□變化，左衽移風，建寺之因，記鐫碑石。”曾皇祖索恪，任唐安西通海鎮將軍，“方通西海，委關轅門；手執紅旗，警後營而不殆。科頭虎擲，八陣先衝；污血被犀，三場入戰。改遷游擊大將軍。”皇祖索藝，任大理司直，守沙州法曹參軍，“理當公平，政形（刑）難峻。三章漢約，抵掌無偏。一面湯羅，從心所欲。瓜田李逕，整弁猶恐其嫌。微道喪□，亡弓不煩自獲。”皇考索稚，“□□□目，縣學校書郎、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鑿鏡，出囊外之奇峰，……立望昇堂，交朋七十，過……以臨池餘墨，染及素……深黃卷，大朝章甫，眺……威儀觀盥，如斯美德……”。從《功德記》記載崇恩先輩四人中兩人任文官，特別是其父索稚，基本是個文人，他從事的工作對崇恩的事業有直接影響，很可能崇恩行醫是家傳。

崇恩生母閻氏，出敦煌大姓閻氏家族，“妣郡君夫人閻氏，乳……坤德，高堂庭訓，擬織……美洽於六親，誠範□……難得，娉重齊姜，納綵親……疋。”閻氏與索氏同時遷居敦煌，所出閻朝代周鼎任河西節度使，抗擊吐蕃十餘年。閻氏姪乃吐蕃都部落使，歸義軍時任大將瓜州刺史閻英達，他參於收復

敦煌之舉，並派二子於大中五年入朝<sup>11</sup>。從伯三四一〇號末署”表弟大將閻英達”得知崇恩與之為姑表兄弟關係。

崇恩姑嫁與敦煌大姓陰氏家族的唐蘭州金城鎮副，後遷正議大夫、檢校豆盧軍事、兼長行坊轉運支度等使，吐蕃授沙州道門親表部落大使陰嗣瑗。索崇恩與敦煌名僧陰嘉政、大蕃瓜州節度行軍先鋒部落使上二將陰嘉義、大蕃瓜州節度行軍并沙州三部落倉曹及支計等使陰嘉珍亦為表兄弟關係。<sup>12</sup>

從索崇恩家族的姻親關係看，與之聯姻的閻、陰等都是敦煌當地的大姓名宗。這些都是造就崇恩成為名醫名僧的外部環境。

索崇恩和尚，《功德記》說：“和尚識府因循，從來佛……□近坐茅，真心厚富於仁山。慧水……三乘具引，授記長封。侯……嚮金陵而採寶，牽緣俗……臣，接敘貴徒，頂省青雲……對元戎而捐鞭；性逸巢游，倚繩床而不待；勁持高操，低意下人。蕃落信知，眾情恢附。虎徒祇順，□駕先迎；勸以八關，布行十善。瓜涼河隴，節相尊重。門師悲同藥王，施分醫術。故使道神應知，得垂加被；則天落沼花，無染著之衣；飯念香城，有天人之供。瓶添行潦，罄捨無餘。尊座洞戶，費除積聚。求□□日，建寺辦心。不求有□之財，但取自□□□。□銀縷像，飾就萬□；紫磨莊龕，日供千箔。聞磬兩集，割己納於佛前；應響雲奔，襁負輸而造寺。萬機之主，聰耳遙聞；八座朝□，□□見師。皇華驗實，素本依□……日宣傳寺成願（後缺）”。藥王，是後人對唐初醫學家孫思邈的尊稱，晚唐敦煌人將索崇恩與孫思邈放在同等地位，足見索崇恩的醫術和在醫藥上的貢獻對敦煌影響之大。從“蕃落信知，眾情恢附”，“瓜涼河隴，節相尊重”得知，他不是一般的普通僧醫，敦煌文書中的部分編撰於當地的醫藥文書可能是他編撰的。由於崇恩在醫學上的造詣，不但在河隴影響甚大，而且在唐王朝亦有很大影響。唐宣宗皇帝於大中五年任命洪辯為河西都僧統的敕詔中特別提到崇恩和尚：“其崇恩等師，宜並存問之，今賜師及

<sup>11</sup> 拙作〈敦煌碑銘贊三篇證誤與考釋〉，《敦煌學輯刊》，1992年1·2期。

<sup>12</sup> 伯四六四〇號《陰處士碑》，錄文同註8。

崇恩等五人少信物，具如別錄。”<sup>13</sup>崇恩名列洪辯以下五高僧之首，從而看出他在河隴的地位很高並對唐中央有很大影響。

索崇恩住敦煌報恩寺，僧官都教授。

《沙州僧崇恩和尚遺囑》記載崇恩給敦煌三個佛教機構遺贈財物，報恩寺是其中之一。伯五五七九《教授崇恩帖》：“（前缺）□諸寺所由爲篆算應諸……□狀，其狀頻有文帖告曰：不納狀令。再限今日午時於報恩寺納足，如違不到者，罰局行一席。從末年算後有新度僧尼亦通狀過，其狀引到，其帖遞相分付。六月三日。諸寺所由寺卿。教授崇恩。恩付，大雲付。”從帖可以看出，崇恩住寺是報恩寺，即他的辦事地點。崇恩既以教授身份下帖諸寺卿，肯定不是一般的教授，當是敦煌諸寺教授之首都教授。

崇恩官至都教授，亦可以從敦煌釋門雜文中得佐證。斯三七〇二《釋門文範》曰：“仰唯索教授等，並精闢不二，戒淨明珠；或巧用時機，或研窮奧典，或論新講古，弁竅是非，舌利而霜聲同雷歷。”伯二四四九《祈願文》：“然索教授僧中俊哲，儕侶白眉，行浩冰霜，德符令俊。遂使遐邇瞻仰，節度觀風，擅轉法輪，能爲道首，恆沖寒暑，每涉長途，欲靜前程，預茲作慶。”斯四五〇四《頌僧文》：“索教授諸闍梨等，伏願榮貴轉新，香名霞布，入陪帝座，出統僧拳，群生因賴以昇高，苦海恆施以實茂。”又斯一一六四《願文》亦曰：“釋門教授等，伏願榮貴轉新，香名霞布；入陪帝座，出統僧拳；群生因賴以□高，苦海恆施於寶花。”伯二七七〇《釋門文範》：“伏惟教授和尚證達摩之真性，體維識之空，外談一好，內融不二。”伯二二五五《釋門文範》：“我教授乃道邁騰蘭，才當五百，并股肱王道，撫育黎元，既奉論言，寧皇□處。”從文書的撰寫時間看，索教授、教授是指索崇恩，他作爲敦煌僧界的“道首”，能使“節度觀風”，又“入陪帝座，出統僧拳”，具有這樣高的地位和權力，當是都教授。崇恩在敦煌佛教教團的地位與他在醫學

---

<sup>13</sup> 李永寧〈敦煌莫高碑文錄及有關問題〉，《敦煌研究》試刊第一期。



上的聲望是分不開的。崇恩兼職及其卒年敦煌文書沒有記載，據研究，崇恩於大中八年（854）出任都僧錄，大中十年（856）病卒。<sup>14</sup>

## 二、敦煌醫王翟法榮

翟法榮，敦煌龍興寺僧。

龍興寺，敦煌名寺。《張氏脩功德記》稱作“龍興大寺”。唐中宗神龍元年命天下各州置中興寺，旋改名龍興寺。敦煌龍興寺至乾元二年始見其名，北圖宿字六號《四分律比丘尼戒本》末署：“乾元二年四月廿日，龍興寺靜深寫了。”斯二四三六《大乘起信論略述》（寶應二年）、斯七二一《金剛經》（廣德二年）、北圖一五五四及斯四〇五二《金剛般若經》（大曆九年）皆有龍興寺僧寫經題記，龍興寺是當時敦煌主要講經場所。斯二七二九《辰年（七八八）三月五日筭使論悉諾羅接謨勘牌子曆》龍興寺僧有都僧統石惠捷等廿八位，僧徒數量居各寺之首。伯三四三二《吐蕃年次未詳（九世紀初）龍興寺鄉趙石老腳下佛像供養具經目錄》龍興寺擁有佛像、法器、經藏等。斯五四二《吐蕃戌年（八一八）六月沙州諸寺丁壯牛役簿》記載龍興寺有寺戶四十三，車四乘，亦居敦煌各寺之首。同卷《吐蕃戌年沙州諸寺寺戶妻放毛簿》龍興寺二十四人，不計欠缺，亦為諸寺之首。伯二六一三、伯二六三一《轉經文》曰：“厥今此會者，即有齊主公，以榮通貴里，若別宿衛北辰，任重肱股，將鑿空而鎮西域，奉為東軍國相令公崇資福祐之所施設。……蓋今既能士剋備，勝願咸享，大建檀那，用申迴向。然以金河路上，飛澤雲奔；玉塞途中，忽承雷令。就龍興之精舍，啓鹿苑之眞，崇設無遮，廣陳百味者，即有河州節度某公，雖則居高履薄，受貴思恭，恕己奉公，忠勤效上，所為當朝國相保願功德之嘉會也。”由此可見龍興寺在吐蕃時地位之高。到歸義軍初，龍興寺亦是敦煌的主要講經場所。斯一一六七號末有：“龍興寺智照寫。”書道博物館藏、Φ二九六、北圖一二〇〇《瑜伽師地論》後皆有龍興寺僧張明照隨聽寫記的題記。斯二六一四《沙州諸寺僧尼名簿》（九世紀末）龍興寺“都計僧及沙彌伍

<sup>14</sup> 參竺沙雅章《敦煌的僧官制度》，《東方學報》第三十五冊。

拾人”，亦為各僧寺之首。伯二八七九《應管壹拾柒寺僧尼籍》：“龍興寺，河西應管內外都僧錄普濟大師海藏，河西應管內外都僧統辯正大師綱惠。”這兩位高僧出自龍興寺。斯三五五六《曹元忠布施疏》記載九四七年曹元忠開龍興、靈圖二寺大藏經一變，啓揚鴻願設齋，“施紅錦一疋，新造經杖貳拾個，充龍興寺僧經觀”。《宋會要輯稿·蕃夷五》記載景德元年（一〇〇四）曹宗壽乞金十萬箔脩龍興、靈圖寺佛像。伯二七一二《貳師泉賦》：“貞明六年庚辰歲次二月十九日，龍興寺學郎張安八書記之耳。”龍興寺有寺學。斯三八一《咸通十四年四月廿六日鈔龍興寺毗沙門天王靈驗記》記載：“大蕃歲次辛巳閏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姓就龍興寺設樂”，足見晚唐敦煌龍興寺的盛況。敦煌莫高窟第八十五、三十六、一四四窟皆有龍興寺僧人題名。伯四六六〇悟真撰《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讚》記載：“龍興塔廟，再緝行廊。罄捨房資，供設無疆。”得知法榮建過龍興寺。又據伯三九四七《龍興寺應轉經四十一人分兩翻定名》中有法榮名，此卷乃吐蕃統治的亥年所寫，故知翟法榮是沙州龍興寺僧。

翟法榮，祖籍江州潯陽郡，一說上蔡翟城人。

記載敦煌翟氏源自上蔡翟城，主要見於唐悟真的兩篇作品。咸通年間悟真撰《翟家碑》曰：“其唯都僧統和尚，本起自陶唐之後，封子丹仲為翟城侯，因而氏焉。其後柯分葉散，璧去珠移，一支徙官流沙，子孫因家，遂為敦煌人也。”又曰：“河右振其嘉聲，上蔡聞其雅譽。”<sup>15</sup>咸通十年撰《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讚》記載：“翟城貴族，上蔡豪強；璧去珠移，柯葉分張；一支徙官，徙啓敦煌；子孫因家，棣萼連行。”<sup>16</sup>與《翟家碑》相同。但是從敦煌所出姓氏書中看，汝南郡姓望中無翟氏，故蔣斧認為：“《元和姓纂》翟姓下云：黃帝之後，代居翟地。《國語》云為晉所滅。而此碑謂陶唐封子丹仲為翟城侯，丹仲不見記載，翟城侯之名亦非古制，附會之說，不足徵信。”<sup>17</sup>

<sup>15</sup> 伯四六四〇《翟家碑》，錄文同註12。

<sup>16</sup> 伯四六六〇《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讚》，錄文同註12。

<sup>17</sup> 蔣斧《沙州文錄》，收入羅振玉《敦煌石室遺書》。

記載敦煌翟氏源自江州潯陽郡的文書甚，最早是伯二八〇七《七月十五日夏終設齋文》，記載翟氏“原望尋揚（潯陽），派分龍勒；家承虹冕，代襲弓裘。”建於唐初的敦煌莫高窟第二二〇窟即翟家窟，內壁有五代翟奉達題記，自稱潯陽郡翟氏。亦曰：“（翟通）九代曾孫節〔度押衙〕守隨軍參謀監御史翟奉達檢家譜”，從這點看，翟奉達稱原望潯陽郡是有根據的。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三十九：“翟，西河翟氏，出自黃帝之後，春秋時居北地，後徙西河。故賈逵注《國語》云：翟居北地，後為晉所滅，秦并天下，子孫分散，居晉地及江南。”敦煌所出姓氏書記載江州潯陽郡、澤州高平郡姓望中有翟氏<sup>18</sup>，因此，敦煌翟氏當源自江州潯陽郡。

翟氏何時遷居敦煌，敦煌文書中沒有明確記載，而見載於敦煌莫高窟第二三〇窟甬道南壁小龕外側供養人題記曰：“大成元年（五七九）己亥歲□□遷於三危。”此窟西壁龕下底層中央初唐題“翟家窟”，東壁門上方中央發願文後署“貞觀十六年敬造”，從願文中“弟子昭武校尉柏堡鎮將”看，唐初翟氏在敦煌就很有勢力，有能力開窟造像。到晚唐五代時翟氏勢力得到進一步發展，據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及敦煌文書記載，有節度押衙守隨軍參謀翟奉達、衙前正兵馬使翟信、虞候翟榮昌、節度衙內都指揮檢校禮部尚書翟章定、翟使君、翟都衙、都頭翟保定、都頭翟保興、都頭翟喜喜、都頭翟長千、翟衙推、翟水官、兵馬使翟善住、押衙翟儒秀等。佛教教團中有許多翟姓人擔任僧政、法律之職。伯二〇四九、伯四六九四、DX一四五一號等記載敦煌有翟家莊。斯六〇三一《庚辰年十一月中翟家開大般若經》所請僧有孔僧正、東翟僧正、西翟僧正、梁僧正、索法律等，足見翟氏勢力之大。至曹元忠執政歸義軍時，夫人潯陽翟氏，翟與曹聯姻，翟氏勢力盛極一時。翟氏充斥歸義軍政權中的各個階層中，成為歸義軍時期敦煌非常有權勢的家族之一。

翟氏不但在僧俗界很有勢力，而且有相當一部分人從事敦煌文化的研究。據敦煌莫高窟第二二〇窟題記，唐初有鄉貢明經授朝議郎行敦煌郡傅士翟通。五代時翟奉達、翟文進是著名天文曆學專家。伯三二四七《大唐同光四年具注

<sup>18</sup> 斯二〇五二《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并序》·北圖八四一八《姓氏錄》。

曆》、敦煌研究院藏《天成三年具注曆》、伯二六二三《顯德六年己未歲具注曆》、斯九五《顯德三年具注曆》皆有翟奉達署，其官職爲節度押衙守隨軍參謀、登仕郎守州學博士、朝議郎檢校尙書工部員名行州經學博士等。斯九五號及斯一四七三《太平興國七年具注曆》有翟文進署名，自稱爲翟奉達子弟，官職押衙知節度參謀。由此看曆學是翟氏的家學。翟奉達還通內緯，鄧秀峰藏《逆刺占》後有天復二年河西敦煌郡學上足子弟翟奉達題署。伯三八六八《管公明卜要訣》後署：“一十六卦，翟員外尋過。”因此，翟法榮從事醫學與翟家文化淵源關係甚密。

翟法榮祖父翟希光，《翟家碑》記載：“皇祖諱希光，金芒授彩，月角成姿。蘊孫子之韜鉗，曉黃公之秘略。矢穿七札，弧彎六鈞。河右振其嘉聲，上蔡聞其雅譽。因尋太白，臨八陣而先衝。風雲壯心，對三場而勇戰。轅門羨德，將帥推賢。節下求能，囊錐先穎。陳謀佐命，定國難於奉天。毗輔一人，刻勳名於翠石。”父翟涓，“天然俊藝，神假精靈。丹穴鳳雛，生而五色。黃馬英詞莫比，碧豹雄辯難當。一郡提綱，三端領袖。文滋海量，志湧波瀾。敷五德以伏人，存百行而爲本。加以情殷慕道，難巢父而拂衣；悟世非堅，念許由而洗耳。尙居羈鞅，未免遄迴。於是捨身出家，毀其形好。撥囂煩而取靜，頓息心機。既世網而不拘，易相菩提之路。”弟敦煌縣尉承慶，“稟風雲之氣，懷海嶽之靈。去三惑以居貞，畏四知而體道。惟忠惟孝，行存輓輒之名。蒞職廉平，穎拔貂蟬之後。豈謂風燈運促，黃雄之崇妖侵。手足長辭，痛鶴鶴之失羽。”承慶，即翟神慶，伯四六六〇張球撰《翟神國慶逸真讚》記載其官職爲將士郎守敦煌縣尉，“洎本雄哲，華秀英門。禮樂儒雅，洞徹典墳。昔賢糟粕，蘊匿而存。該通博古，談論討論。敦煌仕子，觸目謙溫。忠孝並立，無礙乾坤。花縣匡政，梅仙薦敦。槐市早習，炫曜芳春。開疆效節，姑布酬恩。”第八十五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二身：“弟將仕郎守敦煌縣尉承慶”。於咸通五年四月病卒。侄懷光，“智等松筠，情同鐵石。提戈遠鎮，荷戟從軍。和戎習七德之謀，對敵好六奇之勇。輕財重義，施惠求能；愛撫七尺之刀，聲播五涼之俗。”侄懷恩，“齟齬聰惠，智有老成；文勘師古，武濟臨危。僉謂卓犖丈夫，寔號鼎鼐。”敦煌莫高窟第八十五窟甬道北壁西向第四身：“侄男河

西節度押衙兼監察御史懷恩。”從翟法榮祖父至其弟侄們，皆屬於敦煌社會的上層。其弟承慶亦是敦煌的文人學士。從側面說明法榮從醫是受家庭的影響。

關於翟法榮的最早文獻記載是北圖冬字九十二號《四分律鈔一卷》，尾題：“丙午年七月五日，大蕃國肅州酒泉郡沙門法榮，寫手惡筆，若多厥錯，洵有明師，望垂改卻。”丙午年，即八二六年。法榮出家初期活動（或行醫）於肅州一帶。據伯三九四七號得知，翟法榮約於八三一年（乙亥歲）左右移居敦煌龍興寺。不久升任沙州法律、僧政。《翟家碑》曰：“僧統，前任法律、僧政，四輪□寶，三學樞機，定惠將水鏡俱青，戒月以金烏爭晶；慈悲善誘，攝化隨宜。五乘之奧探玄，七祖之宗窮妙。威稜嶷嶷，凌霜之氣有殊。處眾兢兢，獨顯卓然之象。”至於翟法榮何時升任法律僧政，敦煌文書沒有記載。約在吐蕃統治敦煌的後期，翟法榮升任教授之職。伯二八〇七《七月十五日夏終設齋文》第二篇提到都督杜公，又曰：“伏惟瓜沙兩州都番僧統大德，聽辯不群，戒行孤立，威儀被於七眾，導化柄於三乘，八戶畏其嚴，僧俗欽其望。伏望翟教授闍梨原望潯陽；派分龍勒，家承虹冕；代襲弓裘，性實天資，才不虧學；其淨慎也混而不濁，其剛志也□不同；言無愛憎，行有忠信；所以名高五郡，位冠千僧者歟？前翟教授□八碩德，柰苑名僧，柄推操以年深，跨僧律而歲久。所以恐虧自行，疲頃八他，頻訴務繁，特蒙退淨，法葉三味，因此圓明。”翟教授，即翟法榮。

大中二年，收復敦煌，大中五年唐宣宗據張議潮奏請，任命吳洪辯為都僧統，唐悟真為都法師。時索崇恩僧官都教授，翟法榮僧官要高於崇恩，可能出任都僧錄一職。

大中八年吳洪辯病卒，翟法榮接替洪辯出任都僧統之職。竺沙雅章據斯一九四七《咸通四年敦煌管內寺窟筭會文書》推斷吳洪辯卒於大中八年<sup>19</sup>。伯三四一〇《沙州僧崇恩遺囑》記載有“翟僧統和尚”，這篇文書寫作年代約在大中十年，大中十年法榮已是都僧統，由此可證洪辯卒於大中八年的推斷是正確的。另外《翟家碑》也沒有記載翟法榮出任都僧統的時間：“僧統……名馳帝

<sup>19</sup> 同註14。

闕，譽播秦京（涼）；敕賜紫衣，陞階出眾。麟角之美更新，風靡咸從，頂省青雲之士，施則彌綸。法戒說真俗而並存，卷之入一毫端，譚空有而隻遺。”關於翟法榮任都僧統的敦煌文書記載有：伯四六六〇《河西管內都僧統逸真讚并序》：“則我故僧統和尚挺資惠海，德爽智山；三教通而禮樂全，四禪闢而虛空朗；秉安遠之德，蹈羅什之蹤；學貫九流，聲騰萬里。”三教指佛、儒、道；九流，泛稱各學術流派。醫學最初與巫術，後來與道教往往混雜於一起。這裡三教通、學貫九流喻示翟法榮通醫術。斯四五〇四《頌僧文》作於大中時期：“都僧統和尚，伏願智山峰崇，德海洪深，命等松筠，福慶遐遠，即使良承國寵，永扇慈風，嘉聲溢於寰中，雅範流於像季。”斯一一六四《迴向文》同。伯二八五四《發願文》記載到都僧統，《行城文》：“我河西釋門都僧統和尚，惟願竭愛河而偃塵岳，唵法喜而覬禪林，撥五位之重雲，圓三明之皎日。”這卷文書作於大中十年前後，都僧統指法榮無疑。伯三八〇四《釋門範文》作於大中八年左右：“我河西都僧統和尚，伏願敷揚政述，鎮遏玄門，色力堅於丘山，惠命逾於賢劫。”翟法榮出任都僧統之職除了他在佛學上的造詣外，主要是他在醫學上的作為。敦煌名僧唐悟真在翟法榮死後為他寫的逸真讚中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敦煌醫學事業上的貢獻，及其他升遷都僧統是他在醫學上的功績。讚文曰：“聞生斯息，桂馥蘭芳。幼挺英靈，跂步殊常。風威卓犖，壯志昂藏。出家入道，雅範夙彰。游樂進具，止作俱防。五篇洞曉，七聚芬香。南能入室，北秀昇堂。戒定慧學，鼎足無傷。俗之裸袖，釋侶提綱。傳燈閣室，誨喻浮囊。五涼師訓，一道醫王。名馳帝闕，恩被遐茫。遷加僧統，位處當陽。符告紫綬，晶日爭光。機變絕倫，韻合宮商。”醫王，是當時人對春秋戰國之際名醫扁鵲的尊稱。《史記·扁鵲列傳》：“扁鵲名聞天下。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老人，即為身目痹醫；來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從扁鵲行醫，他精通內科，首創婦科、小兒科、五官科。由於扁鵲在醫學上的貢獻，被後人奉作醫王，往往脩醫王廟供奉扁鵲像。翟法榮既以行醫著名秦涼，因之被擢升為都僧統，尊稱醫王，與扁鵲齊，足見他在敦煌及河西一帶的影響之大。

翟法榮同索崇恩一樣，醫道、地位相當，雖然碑讚中一再說他們在佛學上造詣很深，然查敦煌文書，除法榮僅一條外，再沒有發現他們的寫經題記，或講經論道的記錄，顯然他們不是這方面的能手。由此推斷，他們爬上佛教教團的首領地位不是在佛學上的造詣，而是他們醫術影響。

翟法榮同崇恩相同的另一點，就是開窟造寺。《河西都僧統翟和尚邈真讚》記載：“靈山鑄窟，純以金莊。龍興塔廟，再緝行廊。罄捨房資，供設無疆。”<sup>20</sup>《翟家碑》就是翟法榮於咸通三年至咸通八年開鑿莫高窟第八十五窟功德窟的記錄，窟內有法榮供養題記。甬道北壁西向第一身：“……都僧統兼京城內……大法律（師）沙門□（法）榮俗姓翟敬造……”。

咸通十年八月十四日翟法榮病卒，悟真接替法榮出任都僧統。伯三七二〇《悟真告身》第四件：“右河西道沙州諸軍事兼沙州刺史御史中丞張淮深奏：臣當道先有敕授河西管內都僧統賜紫僧法榮，前件僧去八月拾肆日染疾身死，悟真見在，……今請替亡僧法榮，更充河西都僧統，裨臣弊政，謹具如前。……咸通十年十二月廿五日牒。”《河西管內都僧統邈真讚并序》尾題：“咸通十年白藏中月冀凋一十三葉題於真堂。”<sup>21</sup>

### 三、金光明寺索法律

索法律，香號失載，敦煌金光明寺僧。

金光明寺，敦煌名寺之一。據斯二七二九號吐番占領的辰年（七八八）有僧十六人。又據斯五四二號戌年（八一八）有寺戶八戶爲之供役。據斯三九〇五《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光化末年，回鶻來侵，寺廟窟宇被焚燒，天復元年重新脩建：“大唐天復元年辛酉歲十一月十八日金光明寺造窟上梁文……獫狁狼心犯塞，焚燒香閣摧殘，合寺同心商量，來座共結良緣。”斯二六一四《敦煌各寺僧尼名簿》記載唐末有僧三十五人。伯二二五〇《敦煌諸寺僧尼名簿》記載后唐同光前後有僧、沙彌六十二人，其中法律六人，僧政一人。伯三

<sup>20</sup> 同註16。

<sup>21</sup> 伯四六六〇《河西管內都僧統邈真讚并序》，錄文同註12。

七二一號記載金光明寺有僧政五人、法律六人。寺內設有經庫、寺學。敦煌名僧都法律索義辯及永隆、神威等都是金光明寺僧。敦煌莫高窟第十二、十三、四十四窟有金光明寺僧人題名及供養像。

關於索法律從醫的資料，主要見載於敦煌文書伯四六六〇《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讚匯集》所收都僧統唐悟真撰《金光明寺索法律邈真讚并序》<sup>22</sup>：

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共讚并序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撰。

鉅鍾律公，貴門子也，丹之遠派，親昵則百從無疏，撫徙敦煌，宗盟一族無異。間生律伯，天假聰靈。木秀於林，財充工用。自從御眾，恩與春露俱柔；勤恪忘疲，威與秋霜比麗。正化無暇，兼勸桑農；善巧隨機，上下和睦。冀色力而堅久，何夢奠而來侵。鄰人豎春，聞者傷悼。

讚曰：

堂堂律公，稟氣神聰。行解清潔，務勸桑農。練心八解，洞曉三空。平治心地，克意真風。燈傳北秀，導引南宗。神農本草，八術皆通。奈何夢奠，交禍所鍾。風燈運促，瞬息那容。續像真影，睛盼邕邕。請宣毫分託事，想歿後兮遺蹤。

于時文德二年歲次己酉六月廿五日記。

從序文“正化無暇，務勸桑農”看，索法律在佛學上無所長，他主要負責管理金光明寺福田土地耕作。

《神農本草》，據《隋書·經籍志》：“《神農本草》八卷。梁有《神農本草》五卷，《神農本草屬物》二卷。”又曰：“《神農本草》四卷，雷公集注。”《舊唐書·經籍志》著錄“《神農本草》三卷。”《神農本草》是成書於兩漢之際的醫學著作，是一部關於古代藥學集大成之作，收藥三百六十五種。南北朝陶弘景作《神農本草集注》收藥七百三十種。讚文說索法律“神農本草，八術皆通”，說明他除了精通《神農本草》等藥學著作外，還兼通其它醫術。當時任敦煌佛教教團領袖河西都僧統的唐悟真親自爲他撰寫讚文大加頌

<sup>22</sup> 錄文同註12。



揚，特別稱揚他在醫學上的貢獻，足見他在敦煌影響之大，在醫學上造詣之深。從文書記載，他與索崇恩同出索氏家族，雖然威望地位遜於崇恩，但掌握的醫學知識基本相同，疑二者醫術有承襲關係。

關於索法律的記載，斯五四〇六《僧政法律轉帖》記載金光明寺有索法律，亦其人。此外伯四六三四、伯四〇〇四、斯六〇三一、伯三四二一、斯五〇五〇、斯五二〇號等記載有索法律，與醫家索法律的關係，還有待考證。

索法律生卒年代，從撰寫題記得知他死於文德二年（八八九），邈真讚雖然沒有記載他活了多大歲數，但據讚文“奈何夢奠，交禍所鍾”，夢奠，是文書中表示年齡的一種方式。《張氏修功德記》記載張議潮“俄惊夢奠之災，諒有時而無命，春秋七十有四，壽終於長安萬年縣宣陽坊之私第也。”注曰：“則孔子得夢奠之懸津，病而終，七十有四。”<sup>23</sup>索法律終年七十四，約生於元和十一年（八一六）。

#### 四、醫僧索智岳

索智岳，僧官至法律，出身於敦煌大姓索氏家族。出家寺院敦煌文書缺載，遺以俟考。

有關索智岳為醫僧的資料，主要見載於敦煌文書伯四六六〇《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讚匯集》之河西都僧統唐悟真撰《索法律智岳邈真讚》<sup>24</sup>：

前沙州釋門故索法律智岳邈真讚

河西都僧統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都僧錄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悟真  
〔撰〕

間生仁賢，懿德自天。早明夢幻，喜預真詮。投繯割愛，頓息攀緣。鵝珠謹護，浮囊葢全。真乘洞曉，儒墨兼宣。六精了了，三時便便。威儀出眾，心地無偏。琢磨存念，若矢在弦。濤（陶）染靡弓，理事窮研。寒松比操，金石齊堅。上交下接，眾所推先。殷勤善誘，直示幽玄。藥

<sup>23</sup> 斯六一六一、斯三三二九、斯六九七三、伯二七六二《張氏修功德記》，錄文同註2。

<sup>24</sup> 錄文同註12。

閑中道，病釋兩遍。門傳孝悌，習墾壁田。見探湯兮隱後，聞善士兮趨前。芳名纔秀，可惜少年。奈懸蛇兮遭疾，何夢奠兮來遷。神遊淨界，骨瘞九泉。歎朝華兮夕落，嗟福命兮非延。三界火宅，八苦交煎。修短榮枯，業繫能牽。門徒悲兮切切，道俗感兮綿綿。買丹青兮彩邈，筆毫記兮功鐫。

庚寅年七月十三日題記。

此外敦煌文書中再沒有關於索智岳的明確記載，其生活時代約從吐蕃統治敦煌後期到歸義軍初期的咸通十一年（八七〇，歲次庚寅）。從讚文“理事窮研”，“藥閑中道，病釋兩遍”的記載，索智岳同索崇恩，索法律醫學造詣基本相同，除了通藥物學外，還精通醫術。從當時任都僧統的唐悟真為其寫邈真讚這一點，索智岳也是唐代敦煌有名僧醫之一。

敦煌文書中關於唐代敦煌醫僧有明確記載者共四人：索崇恩、翟法榮、索智岳、索法律。一人姓翟，三人姓索。翟、索雖都有敦煌的大姓，名人輩出，文化源遠流長，從敦煌文書關於索氏三位僧醫的醫學造詣記載來看，有一定的承襲關係，說明唐代敦煌醫學業同其它文化事業一樣，它的發展與敦煌大姓的活動有關。嚴格地說，唐代敦煌醫學自吐蕃占領敦煌起完全從官學轉入私學，從官府轉入寺院，從師傅變成家傳。

敦煌學第二十輯

編輯者：敦煌學會

出版者：敦煌學會

通訊處：嘉義民雄郵政二之五六信箱

總經銷：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一三八號十樓之一

電話：三二一九〇三三

傳真：三五六八〇六八

定價：新臺幣三八〇元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